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战略选择

□ 刘迎秋

经过40年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的持续下降,世界经济“新平庸”时代到来,新常态下的我国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

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创新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和国际市场的持续低迷,过去那种主要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高投资推动和大量外来技术直接引进与使用以及外部市场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转向。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包括体制机制、市场与管理、技术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在内的全面创新,就成为推动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更大规模发展的主要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前进性、领先性、基础性和原创性技术创新及其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到目前为止,真正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技术创新仍然很少。必须

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既要破除陈旧僵化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还要面对“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的客观现实。因而,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出一系列更加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

要围绕提升中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和形成全球经济技术领导力,进一步深化经济技术创新战略及其发展路径选择的策略研究。研究表明,未来20年~30年,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都将面临高储蓄率下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规模、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过去那种通过外需补充内需的思路和实践已经走到尽头,必须尽早寻求和探索新的出路。眼下,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就是彻底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真正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整体生产能力所占用的资本量大约是同期GDP的2.5倍。如果

其中一半产能可以通过更新改造、转型换代而变得更加“绿色”,这就意味着我国将面临一个相当于同期GDP的1.25倍的技术改造投资规模。如果这样一场经济转型和绿色革命过程持续十年,则意味着我国平均每年至少要对同期GDP10%的产能进行一次“绿色化”更新改造。这种“绿色化”更新改造及其产能的提升,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外部市场需求,而且将在实现产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同时改善国内需求结构,从而解决国内消费需求升级和实现内外需求的相对平衡等问题。

深化供给侧改革 提高供给质量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轴,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内外需求协调发展能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为轴心,探索和不断完善内外需求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及其实现手段与策略。要总结开放过程中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实践经验,促进区域协调高效发展。要在进一步大力度促进已经开办的经济特区、开发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建设的过程中,着力解决好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在实施“一带一路”等“走出去”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大力促进内外需求协调发展。

“走出去”有不同方式和多种形态。“走出去”的早期形态是对外贸易、市场营销,但已经开始让位于新的以“一带一路”为主要载体的“走出去”发展新形态。大量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发区和工商园区建设和在海外直接投资开设工厂、商场和大型交易平台等方式,践行企业“走出去”发展新战略。“走出去”的重点不仅集中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开始转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时,要认真总结、分析和阐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可持续性及其消化吸收与再创新。

目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外贸出口中的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已经很大。在这种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能否继续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产生持续的溢出效应,能否持续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探索提升国家财富管控能力

要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探索和提升国家财富管控力、驾驭力,实施国家财富管理与增值战略与策略。传统经济学认为,国家不需要拥有财富,政府的财力来自于企业和国民,只要企业和国民拥有财富,政府就拥有必要的代理国家职能的财力。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逐渐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凡是政府不拥有财富或财力不足的国家,其国民经济一旦遭到危机冲击,必将苦不堪言。

这里,所谓国家财富,不仅包括国家外汇储备、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而且包括国家财政收入、各类国有资产以及国土、矿产、草原、河流、湖泊、滩涂等自然资源。研究“国家财富管

理,首要和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科学区分和确定国家财富的范围和政府管控的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国家财富的科学有效管理。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清楚地告诉我们,与黄金脱钩的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其国际储备货币功能都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在黄金非货币化的现代社会里,一个经济强国所追求的不应是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而是拥有更多的能够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手段的可流通主权货币和黄金等实际国际储备资产。同时,大力度推进“货币互换”,尽快实现从边境小额贸易结算和人民币跨境结算向更大范围人民币结算关系的转变,积极开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新路径,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对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由此实现从大国走向强国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推动与推进意义。

深化改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从专业化分工也是生产力的角度,深化企业改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新范式,拓展区域经济专业化发展新模式。分工也是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化、专门化是比分工更大的社会生产力。

在大力度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着力提升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在企业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化。到目前为止,我国31个省(自治区、市)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工,比如河南是一个小麦主产区,黑龙江是一个大豆主产区,辽宁是一个大米主产区,新疆是一个棉花主产区,云南是一个烟草主产区,吉林、湖北、上海是汽车主产区,天津、沈阳、哈尔滨是飞机主产区,如此等等。但是,再进一步细看,与地区资源禀赋及其比较优势联系较为明显的区域专业化分工,在我国各地区实际上是十分模糊、难以进行明确区分的。从现在开始着手大力度推进区域经济专业化发展,可能是一个必要选择。

声音

从六大突破口推动高质量发展

□ 陈彦斌

在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内涵中,应着重关注如下六大突破口,它们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而且是“高质量发展”其他内涵的“因”。

第一,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增长核算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包括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四大类,其中TFP可以细分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理论和国际经验均表明,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泉。然而,我国在过去三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主要靠的是资本和劳动等要素驱动,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偏低。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等问题导致我国难以继续依靠资本积累拉动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则使得我国难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拉动经济增长。在此境况下,只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才能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提高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质量。第一点所述的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资本和劳动投入,而是不再追求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劳动人口的数量,转而追求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质量。就资本质量而言,最近一二十年房地产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由此形成的非生产性资本积累,再加上产业结构有所失衡,还有不少行业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因此我国资本积累的质量不高。要想推动高质量发展,亟须改善资本质量。就人力资本质量而言,高校扩招以来的20年里,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增加,但教育质量却有待提高。

第三,缩小贫富差距尤其是财产差距。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一般低于低收入群

体,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将会使得居民整体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从而减少全社会的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既需要缩小收入差距,又需要缩小财产差距。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等举措来缩小收入差距。

第四,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表明,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将会给经济体带来严重冲击,因此要高度防范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也日益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并且在去杠杆、抑制一二线城市房价泡沫化风险等方面取得成效。目前,要想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尤其要增加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以往我国的财政支出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上项目、搞投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相对偏少。高质量发展要求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因此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尤其要增加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

第六,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当下,生态环境的好坏已成为衡量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央高度重视污染防治,这为高质量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指出,上述六大突破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把握好这六大突破口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顺利转变。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强国策”

□ 李斌

过去,我们成功解决了“有没有”“富不富”的问题,如今,正着力解决“好不好”“强不强”的问题。

无疑,解码“中国为什么能”的发展经济学课题,尤需读懂“高质量发展”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命题。

高铁网络通达海,移动支付无远弗届,智能制造点亮智慧生活,“互联网+”造就无数投资兴业的风口……高质量发展对美好生活的托举意义不言而喻,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也正在生成。“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作为适应发展阶段需要作出的重大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而时间书写下的,正是改革者的远见卓识和高瞻远瞩。发展的路很长,但关键处往往就那么几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既是一个转变顺心、放心、安心,让参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得到保护、受到激励。

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下,全国一盘棋、齐步抓落实十分重要,各地各部门也应有各自重点和特色贡献。改革开放先行地广东,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是主要任务;农业大省山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农业关系全面小康的成色。“如果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的老套路上,不仅难有出路,还会坐失良机”。在深化改革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续写历史,我们需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把改革进行到底。

有研究表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能带给世界更多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机会,更将进一步丰富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进阶的路径选择,增添人类现代化从实践经验到思想理论的新书写。恰如一位深耕中国研究多年的国际学者所评价的,中国的改革“堪称是迄今全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万米钻探技术国家

6月2日,我国超级钻机“地壳一号”正式宣布完成“首秀”,完成钻并深7018米创亚洲国家大陆科学钻并新纪录,标志着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图为“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整机系统。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 马建堂

高质量发展是产品和服务高品质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主体几乎都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高质量发展第一位的要求是产品和服务要不断提高质量、改进品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大到一个经济体,小到一家商号,凡经济发展的强者,百年不倒的名店,无一不是把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视为生命,关注质量、关心品质、创造品牌、打造名牌,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亦创造和收获品质的价值。所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全方位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细化质量标准,严打假冒伪劣,弘扬工匠精神,严格质量管理,鼓励产品创新,强化优胜劣汰。

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与需求高匹配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供给都是为了满足需求,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高低皆由消费者说了算,皆

由市场决定。现实生活中,不仅需求海量多样,而且繁杂多变。供给今天能满足需求,不意味明天亦能满足需求;明天能满足需求,不意味着可以永远满足需求;这部分供给能满足需求,不意味那一部分也能满足需求。高质量的发展,不仅要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还要求供给结构能保持弹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反应、适应、跟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动态中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不断变化的、丰富多样的需求,更要求在技术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靠新供给不断创造着新需求,在供给与需求的不断满足、互相创造中实现着供需动态匹配,推动着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资源和要素高效率利用的发展。创造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满足需求的供给,需要多种资源的耗费和生产要素的投入。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讲究质量,也要

讲究成本。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产品和服务不仅物美还要价廉;供给体系满足相应的需求,还要较少的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效率观。我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极为关键的就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一句话,既要讲究有品质的产品,也要讲究更少的投入。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推动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更要进一步消除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是科技创新,为此需要全面实施党中央确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二是体制改革,为此需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科技创新是人类社

会变革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铁器时代再到蒸汽动力、电力时代直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归根结底是基于科学理论科技创新。正是人类史上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人类社会才进入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社会。

据《光明日报》报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举措。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既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要切实加强党对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推进宏观调控方式创新。运用有效合理的财政、金融手段,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使国民经济继续运行

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